

的，不管他什麼背景，不管他什麼種族，然後就是他就是在學業成就是 falling behind 的，那所以再加上這個，還有是加上這個變化之後不同的性傾向的，那就是他可能是有同性戀的，或者是邊緣邊緣的這個雙性的，這類的學生的出現的時候。那另外還有一種是高峰式，那你就發現這種的族群，他會在原有的我們所熟悉的這四個變相之外，他會因為不同的社會的狀態，然後出現新的一些變數。(P2-08 980907-soc1)

從社經地位、種族、性別、宗教、相對弱勢團體等面向來探討實施公平時的可能影響，可直接析釐出影響的背景因素並加以控制，直接反應出社會學領域以社會問題為關注重點的學門特性。所以在反應與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解層次上，公平之於教育應該以實踐大於理論的方式存在，且在實踐的層次應注意由階級、性別、種族、宗教等因素所引起的結構影響。以性質來看，教育公平所欲控制與解決的變項，是由政策在結構的層次進行處理；相較於前面所提的分類，較從個體需求的微關面著手，兩相比較之下，社會學領域專家所討論之教育公平觀點，是一種確立問題意識到解決問題來源的過程，亦即使用問題導向，來說明教育公平所引發的相關討論。

第三節 經濟學領域焦點座談結果分析

有別於哲學領域與社會學領域從理論、定義與問題解決之意義縱軸來看教育公平之實施，經濟學領域學者則從實際的操作面向與特定議題切入，以教育公平之建立與運作所落實的意義著手，其討論焦點亦可分為三大方面作為進一步的討論：建立參考的指標、公平與高等教育、教育公平的問題討論。

壹、建立參考的指標

指標與模式的建立一直是經濟學領域在討論社會科學問題時相當重視的內涵，特別是遇到價值分歧或主觀成分居多的討論議題，建立一套可供檢視與對話的指標系統，即成為經濟學者努力的方向。以本研究所分析之經濟學者與會內容來看，即對於指標之建立方式與內容多所討論，其討論之比例明顯高出於其他專業領域。

教育經濟學裡面最常碰到的就是每生支出，每個學生他吸取的學生校務預算是多少；可是，那個就剛剛像 X 教授也有講，有些問題就會出現，比如說你是這個小校，跟你是這個大校，你這個 overhead 的成本攤提下來這個就會出問題了，那其實也不是不能處理啦！反正 overhead cost 是當處理掉，而是看那個 referent cost，因為 referent cost 而是直接跟受教過程有關係的，overhead cost 是直接可以來，當然政府在做一個量化指標的話可能要做一個考慮。

(P3-20 980824-eco4)

以往都是一些量化的指標，那我們發現對於一些小學校，或者是一些偏遠的學校，其實那個指標，好像整個評估起來，會以教育，那個，以評鑑的公平來看的話，它很難達成那個指標上的要求；於是我們改以質化的方式，然後採取認可制。也就是說，當我到這個特殊環境去的時候，我可以有一些彈性；那我從這個彈性底下，在這個大綱底下，我們的指標底下，我認為說它是，我是認可它的品質、還是不認可它的品質，來做一個評鑑的基準點。(P3-10 980824-eco1)

其實要量化指標，不外乎就是人、空間跟錢這三個大的方向。但是在大學教育底下，我們要考慮量化的時候，其實相當重要，就誠如剛剛張教授所提的，就是地方政府它本身運作，投入教育經費的一個運作的績效，其實是真的需要被考慮的。(P3-22 980824-eco1)

指標的建立在哲學與社會學的討論中，已不約而同被提出是進行後續分析的重要工作，但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則進一步指出指標建立的特性與方向。以其特性來說，建立質化的指標或是量化的指標，對於教育公平程度與內容的檢測，就扮演著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當然這都是量化指標我們可以做的；那其實有些質性指標裡面，譬如說，過去這些年，好像天下啊，他們都有做一些，什麼縣市最快樂；那其實縣市學生的快樂指標也可以有。我們過去都比較偏重於學生的學習成就的指標來看，我們哪個縣市的學校，學生的什麼基測比較差，或是怎麼樣，我們大概比較關心那個，你要單純用學生的學習成就這種量化指標來看這個，這個公平或什麼，這可能有問題的。(P3-20 980824-eco4)

大部分現在國家都做包括這些歐盟，包括 OECD 或者 UNESCO 都偏重量，就是說那個...那個量的，因為量比較好計算嘛，因為你看你學生的入學率、然後輟學率、然後這個師生比，還有教育資源...教育經費的預算啦，然後實際的投入，那他們會用這個來去監控，監控他們國家目前的教育公平狀況，但是這個量的指標容易做也應該做，但是質的部分要怎樣去發展，我覺得這是比較難的部分。(P3-12 980824-eco2)

我剛剛看到有些之前的學者提到，盡量少量的多點質的，可是公平裡面是這麼抽象的一個概念，你如何去 define 清楚？你切你清楚的時候，你才能夠做操作型的定義才能夠說服人，否則指標建構沒有清楚，很多時候可能不同的人，也許當經濟學家的、教育學家的、財政學家的可能看了同樣的議題，可能很接近，可是社會學家看了就不一樣了。(P3-16 980824-eco3)

指標建立儘管在量化與質化方式的取捨上顯然仍有不同之看法，但透過指標建立的方式以確認公平之意涵則是無庸置疑之處。本研究認為兩種方法定有其理解公平實施之方式，若能透過合適的指標設計與評鑑，兼容並蓄量化與質化指標實施之優點，則可避免此二元價值的對立；此外，透過研究階段或順序的實施時程，分別依特性實施量化或質化的指標評估，亦可避免顧此失彼之憾。

貳、高等教育為決定性階段

經內容分析可知，經濟學者對於高等教育階段相關公平議題的關注，較其他教育階段來得多。究其原因，除了高等教育的產出與社會競爭力、經濟發展等有直接相關外，另外即是高等教育所佔的教育資源比例常居所有教育投資之冠。以內外因素來看，經濟學者對於高等教育所引發公平議題的重視，自非其他教育階段可比擬；從另一角度來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公平議題，亦相當程度反應出整體教育結構的對於公平實施的問題面。

考慮到公平的時候，你不能完全都不顧效率，所以是不是可以同時考慮到這樣的情況。那，比如說，如果說我們，現在我們念大學的話，我們就不會覺得說，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同樣的政府補貼的這個機會，我覺得說不應該這樣子做，因為它不是國民教育，那這個時候教育的公平就比較複雜一點。(P3-16:1 980824-eco3)

高等教育就應該考慮到說，是不是應該有那個反社會公平的這種情況，那但是它一樣要有其他條件不變，其實這個在研究上都滿困難的，但是我想這是一個方向啦。另外有兩個觀點。一個觀點就是從 input or output 來看公平性，就是譬如說你是入學機會，還是說你畢業後的這個情況。(P3-16:2 980824-eco3)

與會經濟學者對於高等教育的討論，多是關心教育的效率問題，認為教育的投入儘管要顧及公平，但卻在高等教育階段無法得到對等的效率，因此視高等教育的實施為教育公平特別要考慮的階段別。從效率角度來看高等教育的實施，亦即是高等教育學生就業問題的解決，

看前幾年受過高等教育學生的失業率，他的絕對的百分比並沒有高過 OECD 的平均，問題是，我們若看 OECD 的平均的話，受過小學的 primary 的、secondary 的，跟 tertiary education 的，他的失業率差的非常大，大家都有失業的情況，譬如說他們的高等教育的學生，畢業生失業率也差不多在百分之四，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我們也大概在平均百分之四，可是他們的小學的，只要說若只有在 primary education 的程度的話，他的失業率可以超過百分之十，那也就是說，高等教育對於個人的這個投資報酬率來講是高的，他符合了私人的效益，可是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正好相反，我們的...我們看看這幾年，

特別是這幾年，念過大學的人的失業率，甚至有時候還高過高中職的失業率。
(P3-10 980824-eco5)

如果是國民教育，每個人受到政府補貼應該一樣，或者是他至少要有到同樣多補貼的這個機會；如果是大專或是研究所的話，我想大概就不能夠這樣子做。就是你要考慮到那個效率問題，不能夠說完全只考慮公平嘛。(P3-11 980824-eco1)

所以若從教育投入、實施與產出的階段來看教育公平的實踐，則高等教育在產出階段，當無法避免以其就業情況來作為教育公平的檢視，因此我們實無法避免公平與效率之間在高等階段所產生的辯證討論。本研究認為，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公平與效率並非如經濟領域的公平與效率那樣具有矛盾關係。效率是就投入產出的比例關係而言，公平則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兩者似乎並不構成矛盾關係。高等教育領域的公平是接受教育機會均等，而經濟領域關注的是獲得收入機會的均等；此外，影響高等教育公平的因素在於家庭背景與地區經濟發展水準等，影響高等教育效率的因素在於高等教育的內部，如獲得資源後的有效配置與應用。

參、注重教育公平的後設問題

經濟領域對於教育公平實施所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在實施的後設層面上多所討論，大致內容可從市場的選擇，與個體面對競爭社會時所能提供的不同形式資本做為討論的切入？以前者來說，注重的是教育市場化後，如何在不同教育服務提供之間做出抉擇，以及政府如何提供人民一個公平選擇的市場；後者則強調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經濟資本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公平現象並影響其競爭力。

經濟學大部分會比較還是在看基本受教機會，我想這部分剛剛 X 教授都有提到；不過我想，剛剛 X 老師提到那個，這有關於受教品質，這可能是家長的背景，我想這是家長做的選擇，而不是學生、受教者直接做的選擇。可是他進入到學校之後，他所受到教育的內容是什麼，那是學校決定，或者是說師生互動的過程所產生的，那部份可能是複雜的。(P3-08 980824-eco4)

我們常說補習是很重要的事、城鄉差距也很重要，但是實質投入那個方程式去檢定的時候，卻發現補習是，城跟鄉都是一樣的，沒有截然的不同。那最大的差距是什麼？是那個文化資本，就是那個文化，就是說家庭的文化；那文化資本是什麼呢？就是他裡面的那個，家庭擁有的藏書量跟一些圖書資源。(P3-24 980824-eco2)

經濟學者們討論的焦點在於，如果政策部門窮盡辦法想要縮短城鄉差距以落實社會公平，但事實上影響教育成就的因素卻是家庭的主動投入（如文化資本）佔有絕對的影響，那麼政策在經濟投入的考量上，就必須再做思考。也就是說，

政府在補貼政策的執行，無論是以往的水平公平的齊一式補助，或是垂直公平的差別式補助，均未考慮到家庭在教育實施的積極性做為參考因素；僅以資源投入與結果產出來作為相互檢視的結果，將容易忽略其他因素對於公平實施所帶來的影響。

八〇年代以前做那個公平，國際上說那個公平都是以效率來做檢視，就是說，我們如果套在教育上就是說，學生分數高跟低，跟資源的投入做一個衡量公不公平。那事實上，是他覺得這樣子其實是不對的，是不對的。(P3-16 980824-eco2)

針對幾個項目，因為這是我的在公平理論指標建構上一定要用到的，第一個來說的話，因為現在家長社會聲音很大，所以我覺得那個社會參與的聲音中看到公平正義的問題應該要去重視，所以我覺得那個社會的參與者的聲音不能忽視。(P3-18 980824-eco5)

第四節 其他教育領域焦點座談結果分析

其他教育領域邀請之學者所關注重點，經過內容分析後與經濟領域學門學者所關注的重點竟有兩部分重複，一為建立參考的指標；二為教育公平的問題討論。顯然本次以行政與制度組織為組成背景的學者團體，其對教育公平所考慮的重點，與經濟學注重實際操作面向之特性類似。本節將依序以建立參考的指標、教育公平問題的討論，以及對正義概念的描述，敘述此領域所關注之焦點。

壹、建立參考的指標

與經濟學領域學者稍不同的是，本領域學者們在討論指標的建立時，並沒有質化與量化路線之爭，而是確立公平所欲執行的意涵後，發展合適的指標體系，舉例來說，

程序的公平性的這個問題，這個可能這個必須參考 Evens 在 1980 年一篇這個是非常值得去關切的文章，那篇文章裡面他建立了六個面向，這你如果要作指標的時候，如果對那一個公平的類型，它所指示的指標你沒有辦法去掌握的話，你那個 indicator 就作不出來，所以這六個程序正義的標準，就是這個一致性、無誤性、有距性（要有分距）、矯正性、代表性、以及倫理性。(P4-09 981021-oth2)

以建立指標的目的來設計指標的內容，是本學門學者在指標建立的討論中極力強調的一點；由建立的目的來檢視內容的設計有另一特色，因為目的本有固定